

新年春節文娛材料

演唱

第九本

“防奸反特”專輯

狹	路	相	逢	(鼓 詞)
小	偵	察	兵	(二人轉)
一	顆	圖	章	(山東快書)
大	義	滅	親	(山東快書)
來	路	不	明	(快 板)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魏元麟曲藝作品。

“找點困難”、“一顆彈章”、“小偵察兵”和“大義滅親”系四齣作品，是從不同的角度歌頌了對敵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建築工人、手工業工人、學生和兒童。說明了到處都是人民的偵察兵，儘管敵人如何設法假裝隱藏，也逃不過人民的法網。

另一齣“車路不明”，是描寫一個車夫的錯愕，說明我們某些工作人員的想當然，和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的殘害性。從而教育我們都提高警覺，拋棄政治責任心。

演 唱

鄭 北 木

序

廖學大出版社編輯、出版（新加坡萊佛士二十三日）

新加坡吉靈街華僑書局許可證文出字第—號

新加坡新印報館印刷 新加坡書店總發行所發行

編號：4426-787-1092 頁、售價：13,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 頁數：(4) 七分

狹路相逢

(鼓詞)

依羣

陣陣春雨遍地新，
草木發芽綠茵茵，
雨過天晴好清爽，
一抹長虹襯白雲。
長春南關好熱鬧，
擠擠擦擦人碰人。
人山人海似潮湧，
單表工友李福林。
李福林在建築公司把活幹，
他工作積極又勤懇，
這一日他在宿舍養病躺不住，
來到市上散散心。
市上攤床緊挨緊，
小販們兜攬生意亂紛紛。
有一個變戲法的敲鑼鼓，
呼拉拉圍上人一羣。
李福林湊到跟前剛要看，
(白)“涼糕！”
咦！這麼耳熟是誰的聲音？
見一個賣涼糕的眼熟的很，

細一看，啊！原來是冤家對頭
王漢臣。

只覺得：心裏一陣酸又辣，
一股怒氣撞腦門。

想起了四七年家鄉解放，
從長春回到山東閻家村。
進家門不見妻子的面，

只剩下老娘一個人。

乍見面她嘴直哆嗦說不出話，
緊接着失聲痛哭淚紛紛。

說：“兒呀！自從那夜你跟解
放軍撤走，

蔣匪軍闖進村來到處殺人。

王漢臣當了‘還鄉團’團長，
他活埋了村幹部老趙、老劉和
老申。

用大刀割下老申腿上的肉，
他還罵：‘我看你還翻臉不翻
身！’

就因為你媳婦是婦女主任，

惡賊們打的她鮮血淋淋。
刀剗火烤她也沒輸嘴，
臨死時還喊：‘我擁護解放軍！’
王漢臣本是殺人劊子手，
解放後畏罪潛逃無信音。
這血海深仇一定要報，
咱們和蔣匪特務不能共存！”
李福林那時聽罷心如刀攪，
又好似滾油澆頭亂箭穿身。
聽說敵人逃東北，
他安置下老娘返回長春。
到處打聽敵人下落，
可是一點無信音。
五一年全國開展“鎮反”運動，
李福林覺悟提高更恨敵人，
認識到“鎮反”不僅爲了把仇
報，
保勝利鞏固政權意義更深。
他爲訪王漢臣到過法庫縣，
也到過吉林、瀋陽、哈爾濱。
只以爲這惡賊逍遙法外，
不料想狹路相逢見仇人。
見仇人恨不得一步闖上去，
捉住死敵把冤伸。
又一想自己正在身患病，

唯恐是體力不能勝敵人，
倘若跑掉反革命，
放虎歸山必傷人。
倒不如設法把他來穩住，
見機行事把他擒。
老李他想到此主意拿定，
假裝作平心靜氣走向敵人。
王漢臣一見老李轉身要躲，
老李喊：“大哥，你多嚒來到了
長春？”
王漢臣料想今天跑不掉，
他只得回過頭來假裝好人，
苦笑說：“我當你是哪一個，
原來是老弟李福林。”
老李說：“這裏人多不方便，
俺倆到背靜地方談談心。”
李福林想引他到人少處，
招喚警察把他擒；
王漢臣心中也想鬼點子，
人少處出了事情好脫身。
他二人一邊行走一邊談嘮，
李福林不住琢磨咋擒敵人。
不料想一個警察沒遇上，
李福林心像掉進涼水盆，
時間拖長恐怕要出岔，

落阱的豺狼，決不讓他再去傷人。

八道街原來有個派出所，若把他哄到那，他定難脫身。

想到這說：“難得今天的巧遇，俺哥倆喝上兩盅暖暖心。”

王漢臣他本想快點溜走，可怎奈老李死纏步步跟。

惡賊想：老李粗魯見識短，我又沒親手殺死他親人，

只要當他道道歉，

然後再用錢買動他的心，

倘若是他果真不放我走，

到那時我再設法來脫身。

王漢臣拉住老李稱：“老弟，

咱們哥倆不是外人，

常言說：是親三分向，

咱人不親來土還親。

從前我在你跟前若有什麼過錯，

望老弟多多原諒，別記在心。

從今後咱們哥倆要互相幫助，

在外鄉我們兩人相處更要親三分。

老弟你缺錢花只管講，

哥哥我到多嚒也不是小氣的人。”

老李聞言心暗想，

他真是黃鼠狼給小雞拜年沒安

好心，

他妄想拿倆臭錢買動我，

沒看看老李我是什麼人！

你休想使手腕拉攏我，

你就是拿金山也買不動我的心。

李福林強壓心中火，

他故意壓低聲音把大哥尊：

“哥哥你是說的哪裏話，

兄弟我不是記仇人。”

他一邊說來一邊看派出所，

呀！這房子怎麼換了主人？

派出所搬了家，這可怎麼辦？

再往前邊走又怕他起疑心。

老李他正然尋思捉賊計，

一抬頭看見了飯館“大陸春”。

這屋裏店員老金很可靠，

我何不如此這般巧捉賊人。

老李他強拉惡賊把屋進，

要酒要菜格外親。

（白）“喝吧！大哥。”

“不客氣，不客氣。”

惡賊想不喝，老李一個勁地讓，不多時喝了一個醉醺醺。

老李說：“喝呀！”惡賊把頭掙，“燒酒不行，換瓶啤酒嚐嚐新。”
(白)“老金！”

“來啦。”

“我求你去趟對門張小舖，取兩瓶啤酒。”(“什麼牌的?”)
“大麒麟。

拿我的條子就好使，我那裏有賤，見字如同見人。”說着話寫好條子交到老金手，“你快去快回，再切盤冷葷！”老金他出屋心納悶兒，老李從來沒賒過賬，今天是啥原因？

他低頭一看紙上的字，當時就渾身緊張出了房門。不多時取回啤酒退出屋外，雅座裏呼兄喚弟還越套越親。

老李斟酒還是直勁兒讓，

惡賊說：“實在不行啦，頭有點兒暈。”

這傢伙也覺着有點兒不妙，假說去撒尿，直奔房門。

李福林正想把他拽住，突然間門帘一掀進來三個人。

(白)“別動！把手舉起來！”

這惡賊當時就傻了眼，渾身顫抖汗淋淋。

前頭拿槍的是兩個民警，堵房門的是店員老金。原來那紙條是叫他去送信，公安局也早就注意了這個人，今天得信馬上就趕到，逮捕了反革命罪犯王漢臣。這消息傳到了閻家村去，都感謝政府給報仇，大快人心。這才是人民撒下天羅地網，決不讓反革命分子暗地藏身。

小偵察兵

(二人轉)

馬 爻

(胡 胡 彪)

女：瀋陽城內瀋河區，

男：條條馬路修的齊，

女：電車汽車來回跑，

男：人來人往好擁擠。

(文嘯嘯——女唱上半句，男唱下半句)

從東邊來了一個小孩子，
蹦蹦跳跳直奔正西。

這小孩姓龐名字叫光雨，
今年剛七歲，還沒過生日。

別看他人小，心眼兒可不小，

他聰明伶俐實在有心機。

他看過影片“游擊隊員之子”，

那生動的故事記在他心裏：

“蘇聯的小孩多麼樣勇敢，

跟壞人鬥爭，他們真積極，

歐利霞、米海西是我們的好榜樣，

我一定向他們好好來學習，

往後可得多呀多警惕，

反革命要破壞咱就不能依。”

龐光雨今天去會他的小朋友哇，

要上公園看哪看虎去。

他走進背胡同，看見人兩個，

這倆人偷偷摸摸是幹什麼的？

一個往牆上“劃拉”粉筆字兒，

另一個手拿粉筆，咄咄東

來望望西。

(武 嘯 嘯)

女：光雨一見生了氣：

“挺大個子沒教育，
往牆上寫字多難看，
這個道理都不懂得(的)。”

男：那倆人一見光雨到跟前，
急急忙忙往東去。

女：光雨年小不識字，
也不知寫的是啥東西。
光雨找小朋友玩了一會，
傍晚的時候回家裏。
他連唱帶走進胡同，
看見了人民警察手拿照像
機。

治安保衛幹部也來到，
居民組長也在這裏。
先把牆上的白字照了像，
隨後又拿尺量距離。
光雨一見心納悶：
“這事是個啥道理？”
猛然間記起早上的事，
“這字不正是那倆傢伙‘割
拉’的！”

想到這他側身擠進去，

(白)“民警叔叔，”

男：“什麼事，小弟弟？”

“這寫的是不是反動標
語？”

男：“是的，你真是聰明的小弟
弟。”

女：光雨聽到這句話，
心中暗暗在核計：
“那倆人果然是反革命，
可惜寫的啥字不認的。
我看着當時就去報告，
他倆想跑也來不及。”
“民警叔叔你跟我走，
我有句話兒告訴你。”
他拉着民警去到背靜處，
低聲悄語說仔細：
“寫這反動字的人我見過，
一個是高個一個低，
高個穿的是白襯衫，
小個的褲子是灰色的。
模樣我可記不清了，
不過見面能認識。”

龐光雨一邊想着一邊講，

男：那民警一邊聽着一邊記。

女：光雨這裏剛說罷，

男：民警開口叫：“小弟弟，
你說的事情很重要，
年齡雖小可真伶俐。”

女：光雨說：“往後我一定多
留意，
看到他們就去告訴你。”

男：兩個人把事情商量好，

女：各自分手回家去。

男：民警去調查咱不表，

女：單說光雨心裏打主意：

“咱一定抓住反革命，
不怕你跑到天邊去。

今天找不到明天找，
總有一天會抓到你。”

光雨他和反革命鬥爭決心
大，

小小的年紀多積極。

他每天玩耍在大街上，

過往行人他看個仔細。

時間過了約一月，

這件事光雨沒忘記。

這一天光雨他剛出家門
口，

想找小朋友去遊戲。

迎面來了人兩個，

急急忙忙奔東去。

光雨一看好面熟，

“啊！”猛想起反動標語是
他倆寫的。

剛要上前抓他們倆，

不行！錯認了人家可不
依。

有心不抓放他倆走，

放走了壞人可了不得，

有心回去招呼人，

又怕誤事來不及。

光雨正在心裏想，

男：這時候那倆人走進胡同
裏。

女：光雨一見不怠慢，
三步兩步跑上去。

男：那倆傢伙一見沒有人，
鬼鬼祟祟言語低。
他倆一邊暗核計，

女：哪曾想叫光雨瞅個仔細。
這倆傢伙果真是反革命，
小光雨不露聲色心暗喜。
“要是上前把他倆‘逮’，
他們是個子太有力氣。
要是到派出所去報告，

時間緊急不允許。

有心要喊抓特務，

又恐怕吓跑了他倆後悔來不及。”

光雨他人小事情可想的快，

當機立斷不遲疑。

假裝玩耍跟着走，

要看特務往哪去，

順着胡同一拐彎，

正碰見林叔叔站在道西。

光雨他急急忙忙跑上去：

“叔叔，我有件大事告訴你。

你趕緊到派出所去報告，

那兩個反革命在胡同裏。

這次可絕不能讓他們溜了，

我跟住他們不能遠離。

你叫民警叔叔趕快來，

晚到一步來不及。”

男：老林聽光雨講一遍，

說：“好，好，好，我這就報告去。

你要跟定他們倆，

多加小心多留意。”

老林他快步如飛去報告，

女：咱回頭再把光雨提。

出了胡同到了街口，

來往行人多擁擠。

但只見兩個傢伙到了街口，

順着城牆要奔正西。

光雨怕這兩個傢伙走失散，

又怕那民警叔叔追不及。

把牙一咬拿定主意，

街口人多我還怕啥呢？

小光雨剛要捉特務，

男：老林領民警到這裏。

特務一看心駭怕，

要想逃躲來不及。

假裝無事向前走，

驚驚慌慌把頭低。

女：“他們兩個是特務！”

光雨大聲來檢舉。

男：民警走到他倆身旁，

說：“你們要到哪兒去？”

民警同志問得緊，

兩個特務着了急。

死死抵賴不承認，
女：光雨便把見證提。
男：民警說：“你倆先不用瞎
抵賴，
到派出所叫你們看證據。”
原來這兩個反革命，
派出所早就發現他們可
疑。
接到許多檢舉信，
早知道他倆行動詭密。
光雨這次的檢舉，

是一個有力的現實證據。
民警逮捕了兩個反革命，
隨後又抱起光雨小弟弟。

(大救駕)

合：周圍的人們個個感動，
稱讚孩子有出息，
小小孩子眼睛亮，
太平觀念可要不得(的)。
這就是光雨抓特務一小
段，
願大家提高警惕別麻痹。

一顆圖章

(山東快書)

再力

說的是一輪紅日落正西，
刻字店的電燈剛亮起，
王雲龍放下了工具要吃飯，
他發現窗戶外面有人影晃來又
晃去，
看樣子是一個男來一個女，
兩個人站在那裏瞎“唧唧”，
莫不是顧客要來刻手戳，

可他倆不進門，站在窗前是啥
道理？
也許是看看咱們的貨色齊不齊
吧，
我還是趕快吃飯去。
他一邊招呼兒子春來看門房，
一邊把案子上的東西收拾起，
他正想抬腿往後屋走，

“吱——”一聲門響進來個刻戳的。

這一位顧客長的高又胖，
論年齡也有三十六、七。

(白)王雲龍說：“同志，你要刻戳嗎？

我們的戳料樣樣有，
您是要圓要長要大要小還是要方的？”

“拿出個方的我看看，”

“是牛角還是象牙的？”

老王把戳料剛拿出，

“吱——”又進來一位顧客是女的，

這人本是鄉下打扮，
穿了件大衫是“乾靠”的。

老王他忙把兒子叫：

“春來，趕快出來攬生意。”

那女顧客哆里哆嗦遞過一張紙，

結結巴巴對這年輕掌櫃說仔細：

“不大不小請您照字刻，
刻好了錢多錢少沒關係。”

王春來接過那張紙到燈下看：

(白)“啊！怎麼？是‘通縣第三區黃岱村村公所’。”

這明明是縣公章政府印，
她爲啥不到派出所去登記？
先進來那個胖子看春來有了懷疑，

他忙使眼色給那女的，
這女的臉色一變不知說啥好，
好半天她才驚出一句：

“只因爲現在農村工作忙，
村幹部要想進城不容易，
趁着我今天進城來辦事兒，
他們才託我刻好帶回去。”
春來想：“村幹部再忙也應開封介紹信，

我看這裏一定有鬼把戲。
我不能打草驚蛇出了岔，
讓壞人逃掉可了不的。
我何不先把生意攬下來，
完了再上派出所報告去。”

他想到這裏又往父親那邊看，
他看到父親低着頭兒好似想主意。

這邊老王暗自想：

“方才窗外的人影本來是他倆，

爲啥進門後又假裝不認的？”
王雲龍想到這裏沒開口，
他抬頭和兒子的眼光碰一起，
父子二人心投意合暗定計，
客客氣氣把顧客應付的挺滿意。

女的刻了公章付錢走，
那男的刻了個名戳也隨後溜出去。

這倆人一先一後走出刻字店，
出了門一個往東一個却往西。
可是沒過五分鐘，
大街的樹下有兩個黑影會一起。

這倆人交頭接耳聲音小的聽不見，

誰知道他倆嘀咕啥東西。

穿過大街過小巷，

一溜煙走進了商店裏。

不一會從商店走出來，

他們又鑽進旅館去。

那急勁好像熱鍋螞蟻樣，

又像那兔子被雄鷹追的一般急。

王春來在後面緊跟着，

這情景都被他看在眼睛裏。

見這兩個傢伙進了旅館，

他也隨後跟進去，

他打聽好那男旅客由哪來，

那女旅客到哪去。

打聽完他就往外走，

出了門就一直奔正西，

不一會就來到派出所，

王春來他一步跨進去。

那值班的民警對他好熟悉，

(白)“王春來，你來啦，天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嗎？”

“可不，我又來報告來啦。”

民警他順手拿過來記事簿，

王春來這才一五一十說仔細。

民警聽罷春來的話，

他給春來出了一個好主意，

一言一語交代好，

王春來一句一句記心裏，

他這才笑嘻嘻地往家走，

一心要解這個謎。

第二天正午十二點，

那女顧客準時來把圖章取，

王雲龍俯身在桌子上，

刀子“山響”刻的急，

不一會十一個大字刻完了，
還剩下個“所”字差一筆。

他看了看顧客面帶笑：

(白)“對不起，請您坐下稍候一
會，再有幾刀子就找齊。”

王春來一旁聽罷父親暗示，
緊忙忙點頭出去奔正西。

王春來出去之後屋裏靜，
只有那鐘聲“嘀答嘀答”響的
急。

老王這時暗盤算，
時間大概差不離。
他緊忙刻了幾刀子，
不一會順手取出一張紙。

“拍呔！”一聲蓋了個印，
那墨色清楚技術真不離。

那女顧客看完“大印”心滿意，
伸手就要把那圖章取，

眼看那圖章就到手，

剎那間圖章却落在一個大手
裏。

那女顧客扭過頭一看，

“呀！”了一聲，吓的她眼睛直。

(白)“刻政府的公章不拿證明，
請到派出所去一趟吧。”

那民警說完就把女顧客帶走，
過幾天那男的也被押進了公安
局。

你要問這是咋回事，
聽我慢慢告訴你：

那男顧客本叫劉德鈞，

那女顧客本是他的妻。

劉德鈞本是敵偽時期的大壞
蛋，

四七年曾在通縣當“便衣”，

專門禍害老百姓，

仗勢橫行把人欺。

通縣解放他跑掉，

來到東北想隱蔽，

他這次來把圖章刻，

是妄想假造證件混到國家機關
裏。

人民的眼睛明又亮，

人人都提高了革命警惕，

徹底肅清反革命，

保衛人民大勝利。

大義滅親

(山東快書)

斯 冬

表的是高中學生張青山，
他今年一十八歲是個好團員。
這一天他正在教室把書看，
忽聽得有人把他喊：

(白)“張青山，電話！”

張青山把聽筒拿在手，
對方是個男的粗聲粗氣把話
傳：

“喂！青山嗎？你的同學張成
在等你，

地點是西大街二十號，

你趕快來吧！莫遲延。”

“哪個張成？我不認識啊！

你說清楚，不要把我瞞。”

“你……你這孩子，我是你爸
爸。

快來吧！我有事情和你談。”

“啊！”青山他怔了半天才說出
一句話：

“好吧！我一會就到你那邊。”

張青山放下了電話筒，
五年前的事情一件一件湧現在
眼前：

一個沾滿鮮血的殺人犯，
他畏罪潛逃進了關。

他本是惡霸大地主，
屠殺人民不眨眼。

有一次他到王老五的地裏拔白
菜，

叫人家說了兩句他就把臉翻，
半夜裏勾結土匪殺害了王老
五，

還霸佔了人家一片好菜園。

僞滿他逞兇稱霸誰敢惹，

那日本鬼子在後面給他撐腰
眼。

實指望祖國光復漢奸就完了
蛋，

哪曾想蔣匪又把他請進了聯防團，他在聯防團裏當上了大隊長，到處去坑、崩、拐、騙，亂把空子鑽。

張青山越思越想心越惱，他一步跨出了房門坎，不由得他又縮回了腳，他彷彿看見父親站在面前。“青山，你要告發你的父親嗎？常言說：父母的恩情重如山，你要把他交給法庭去審判？你，你這個……”

張青山雙手抱頭伏在桌子上，那眼淚圍着眼圈轉。

心裏想：“我是檢舉他呢？還是替他去隱瞞？”

不，我是個青年團員，怎能被父子之情把我來糾纏。我要是放走了殺人犯，那就是對祖國人民的欺騙和隱瞞。”

想到這他抬起腿來就往外走，這時候碰巧來了團支部委員李永安。

(白)李永安一看張青山兩眼發紅，神色也有些不大正常，心中正納悶：

張青山一把拽住了李永安。

(白)“你來的正好，我有件事情要和你談談。”
“有什麼事情你儘管說，不要悶在心裏邊。”

張青山源源本本的說一遍，末了還問永安應該怎麼辦。李永安仔細聽完青山的話，他對着青山發了言：

“你父親是個反革命，你這樣做不愧是個好團員。我到公安局裏去報告，你現在趕快去把他看！”
兩個人一先一後往外走，好像一對勇敢、機智的偵察員。張青山來到西大街二十號，沒等敲門就見有人迎上前。這個人又黑又瘦個又矮，一頂毡帽遮住半個臉，穿一雙皮毛沿邊的厚底鞋，向門外掃了兩眼神色很不安。乾癟的嘴唇擠出一絲笑，

一言沒發領着青山進了黑洞洞
的房一間，

不是屋內陽光不充沛，
原來是他把窗子擋個溜溜嚴。
他抬起胳膊想要開燈照個亮，
青山說：“別開燈，白天點燈浪
費電。”

順手把窗帘拉開一扇，
爲的是來人好能看得見。
院子裏陰森森的沒有一個人
影，

肅靜的好像古洞與深山。
這時候紅日偏西天色晚，
一道殘陽照在牆上邊。

張青山靠着炕沿還沒坐穩，
那老傢伙臉色表現的很難看，
張青山裝着無事的樣子問：
(白)“爸爸你多嚒來的？”

“咳！數起來我已來了整兩天。
爲找你我跑斷了兩條腿，
今日裏咱們父子可算見了面。
這幾年我在外面學的好勞動，
會割地來也會種莊田，
去年春加入了生產合作社，
到秋後還選我當模範，

這些都要感謝共產黨，
她的好處三天三宿也說不完。”

張青山坐在一旁暗暗想：

他這是花言巧語欺騙咱，
你看他哪裏像個莊稼人，
兩隻手根本連土都沒沾。

好，你願意說啥就說啥，
我就點頭答應裝做全聽見。

(白)那老傢伙在旁直勁嘮叨：

“青山，這幾年你爸身在外面心
在家，

哪一天都要把你叨咕幾千遍。
莊稼院春種秋割沒有閒時候，
想的我含着眼淚強往肚裏嚥。

好容易這回秋收完的早，
我這才請了幾天假，
不遠千里前來把你看。”

張青山臉上裝的滿高興，
那心裏早就不耐煩，

他想：“永安爲什麼還不來，
莫不是有什麼緊事把他攔？”
想到這猛聽見：

“青山，我去上廁所。”

那傢伙說完一閃就不見，
張青山着了急，